



文通負

張 聯 方 著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交 通 負

張 聯 方 著
叶 飞 图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交 通 員

張 联 方 著

叶 飞繪图・裝幀

*

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 海 延 安 西 路 1538 号)

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14 号

上海兴業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

*

書号：文0087 (高)

开本 787×1092 耗 1/28 印張 1 1/2 字數 23000

1957年11月第1版

195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11000 定价(3) 0.14 元

目 录

交通員..... 1

霧.....23

交 通 員

一

一提起“跑交通”，就引起了我的許多回忆。

你們看：我的右眼角上不是有个疤么！这就是我“跑交通”留下的紀念。

和敌人作地下斗争，“跑交通”这件事情，既重要，又危险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身上还打战战哩，可怕人啦！咳，那时节，簡直就在老虎口里过日子。进进出出，都是貼着老虎的牙齒縫縫里走的，一点不小心，就有生命的危险！

一九三三年，是白色恐怖最厉害的时候。交通員的工作，也最艰难、最繁重。有时候需要男的，有时候需要女的，有时候需要大人，也有时候需要小孩。当时，我就是以小孩子的身份，当了一名交通員。在我们县委会里，“跑交通”的小孩子，有好几个。

我记得，那时候我们县委会里，有一个规矩，自己只兴管自己的工作，不能随便打听别人的事情。特别是我们小孩子，誰要

違反了這條規定，就要狠狠地挨頓批評。最初，我們誰也搞不慣，喜歡亂說亂問，日子一長，就成了習慣啦。該說的說，不該說的誰也不吱聲，可謹慎啦。

我們縣委會，從沒有在縣城里住過。經常住在離縣城很遠很遠的鄉下。每在一個地方住上兩天，或者開上半天會，就要搬一次家，換個地方。有幾天會議非常多，一個接着一個開。負責同志忙得晝夜不稍停。我們“跑交通”的，也和負責同志們一樣忙，東一趟，西一趟地跑着送信。這個出去，那個回來，好幾天都沒有在一塊碰過頭。就憑這種緊張的樣子，我們嘴里不說，心中明白，一定是又有什么大的行動啦。雖然個個跑得腿痛腰酸，心中可挺樂意。

有一次，天剛拂曉的時候，我完成任務回來，在回家的路上，被早晨的涼風一吹，心中可樂起來了。破草帽背在脊梁上，從地下拾了一根高粱杆，當作趕牛的鞭子，往空中一揮，“小放牛”的調調，哼開啦。正在一個人比手划腳的，一面唱，一面走，迎面過來了兩個人，慌慌張張地向我跑來。

我唱得本來就是高粱棵里的戲，見不得人。一見有人過來，不敢再高聲大氣地唱了。聲音越唱越低，慢慢地就在喉嚨眼哼起來，不再唱出唇了。

我走路有個特點，往前一躡一躡的，腿腳挺馬利。因此，同志們就給我送了個綽號，叫我“鐵腿梅花鹿”。走路和別人不大一樣，熟人從老遠，就會看出來是我的走勢了。我還沒有看清楚

前边来的是誰，其中有一個人就跟我說起話來。

“那不是小猫么，从哪里回来？快，快往回走，不要向前来了。”

“是呀，是我！你們到哪里去？啥事情，这么慌？”

“出事啦！馮書記被县队上抓走了。”

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。楞怔在那里，半天沒有吱声。还是老章和老連，走来拉了我一把，我才想起来又問了他們一句：“抓走了几个，光老馮同志么？”

“別提啦，可糟糕透了。一下抓走了四、五个。唉，正在节骨眼上，这次的計劃又算完蛋啦。”

章明祥唉声叹气的，嘟囔着对我說。看样子，他有点发愁。过去听別人說：章明祥同志当过小学教員，能写会画，样样都来得，就是心胸窄，胆量比較小，顧慮也特別多，平时最喜欢跟我們小鬼們在一块鬧。他爱我們，我們也很尊敬他。我想：从老章同志嘴里說出来的話，不会是假的，只得低着头，跟着他和老連同志往东北方向走。究竟要到哪里去，也用不着我去費心，反正跟着他們自然会有存身落脚的地方。

那时候，高粱正在出穗，俗称“青紗帳”期間，作各种革命活动，都比較方便。我們順着小路走了一陣，見路上过往的人多，怕遇見坏人，多添麻煩，就溜进高粱地里，一直向着东北方向走。北方的高粱，有些地方和江南的稻田差不多，一块接連一块。我們从这块地里进去，再从那块地里出来，进进出出，总有走不完

的高粱地，到处都是咱們跑革命工作的人的“青紗帳”。

从早晨一直跑到小晌午，我們三个人，跑得又飢又渴又疲累。于是，就坐在野地里休息。我去高粱地里摸了几根“烏墨”，拔了几棵“啞叭杆”，拿来又当飯吃，又作水喝。

乱七八糟地吃了一些东西，就把餓得咕咕叫的肚子，哄騙着了。然后，三个人开始打起主意来。

老章用手揩了一下被“烏墨”染黑了的嘴巴，又在臉上擦了一下汗水。这样一来，他就把自己化裝成花老包了。一看那样子，就叫人想笑，可沒有笑出声来，又把笑收了回去。仔細思量，这有什么可笑的呢？不是为了革命，人家坐在学堂里，吃啥有啥，怎么也不会受这个洋罪呀！停了一会，只見老章皺了几下眉头，过后，慢条斯理地說：“老連，我看咱們得叫小猫折轉头去再跑一趟，給同志們送个信，取上联络，今后好办事。”

“嗯，对！就叫小猫去吧。”

末了，他們确定叫我去四个地方，往返約有一百里路。用半天一夜的时间，把四个地方的信都送到，然后帶着回信，再到东孟庄，去找老章和老連。

俗話說：走东行不說西行，干“交通”就不能怕跑路。我从老章手里接过来几个小紙条，折叠好，塞进汗水湿不住的衣裳縫縫里，就別了老章和老連，順着高粱地，一直向西南走去。

二

高粱地里不透风，里边闷热。上午不觉得，下午热得简直受不了。咱们“跑交通”的，说句老实话，多半都是些生死不怕，胆大包天的人物。在我们这一行道里，我的胆量虽然不算顶大，也足够用的了。高粱地里既然闷热得难受，那就从里边跳出来，干脆顺着大道走。

一路上，有树林子的地方，蝉声叫得聒耳朵；有水塘的草棵棵里，青蛙闹得焦心。走在路上，别想去听一听四外的动静，根本办不到。只好走自己的路。

走到澧河滩里，一眼就看见有几个高高低低的看瓜棚。棚棚里，飘出来一股股的炊烟。这是看瓜的人在做晚饭了。不看还罢，一看，就引了我肚子里的一阵饥饿。我想到瓜园里去买几个甜瓜吃，等我手插腰包一摸，糟糕！一个钱也没有了，去向看瓜的要碗饭吃吧，人生面不熟的，也很难开口，又怕因此惹起别人对我的注意。肚子里饿得咕咕叫，把我弄得左右为难，一时下不了决心。犹豫一阵，还是狠了狠心，紧紧裤腰带，决定跑到地方再找饭吃。决心一下，扭过头去，拔腿就走。

月亮升起来了。银白色的月光，撒落满地。旷野里的凉风，吹送过来熟透了的瓜果的香气。多么香甜的气味呀！把我的口水都引出来了。我一面咕咕咚咚地往喉咙眼里咽口水，一面下狠心，加快脚步，打算快一点离开这个诱惑人的地方。

我向前走了一陣，心不由己地扭回头去，想再看一眼躺在月光中的瓜棚，多欣賞一下这个河灘里的夜景。媽的，真是說鬼有鬼。从一家瓜棚里，走出来兩個鬼头鬼腦的人，看模样不是好东西，十有八九是来盯我的梢的。糟糕！插上了尾巴啦。插就插唄。反正你們也沒有抓着我的啥把柄，老子不怕！

嘴說不怕，心中可有些胆怯。开初，我还不能十分肯定他們就是来盯我的梢哩。等我一試探，果然不錯，是兩個專門給人插尾巴的坏蛋。常言說：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既然遇見了特务坏蛋，就得沉着气，設法应付他們才是。

前不挨村，后不挨店，路上，除了我們三个人而外，再也沒有別的人了。月光又是那样的皎洁、明亮，地下落根針都能檢起来，連个躲藏的地方也沒有。这一帶河灘里，高粱地特別少，全是些瓜果园。处在这种鬼地方，一时要想甩掉這兩個尾巴，可真不容易。同时，和特务坏蛋們打交道，还得假裝鎮靜，一点慌張失措的样子，都不敢外露。这是我們“跑交通”人員的老規矩，不能乱了枪法。一乱枪法，敌人就要找出来你的破綻。

我心里虽然也有点着慌，外表上还是百分之百的沉住气，不左顧右盼，更不回头去看他們，只管一股勁地走路。

我在前边走，他們从后边追。我走快，他們也走快；我走慢，他們也走慢；我轉弯，他們也轉弯；媽的，我走小路，他們也走小路；我走大路，他們也走大路。总而言之，这两条尾巴插得很結实，很难甩掉他們。就这样，他們追了我二、三里路，一点都不肯放松。



前边黑糊糊的，看样子是个不算顶小的村庄。村庄外边，影影糊糊的，可能是一些树林子。这正是我甩掉这两个家伙的好机会。这时候，我身上的血管，都在吐吐地跳动。由于走得快，嘴和鼻子争着出气。我跑到村头上，钩回头去一看，那两个跟踪我的坏蛋，还离得远，没有过来。于是我就心生一计，将鞋子脱下来，插在腰里，跑上去抱着一棵大树，脚蹬手扒，三下五去二，就爬到树上去了。

这是一棵大椿树，叶密枝茂，杈杈又多。我一口气爬到枝叶最稠密的地方，骑在一根最牢靠的树杈上，钩着头，从枝叶缝缝里，借着筛下去的月光，往下边看。

那两个坏蛋，只当我跑进村里去了，就一直往村子里跑。他们可能做梦也没有想到，我会有这么一着。他们一进村，我就抱着树干滑溜下来，顺着刚才的来路，放开大步就跑。一口气跑了一里多路，我太累了，两腿往前一曲，就扑通一声，栽在地下，呼呼地喘起气来。过了一会，我折起身来，擦了一把眉头上的汗水。又将身子一歪，想躺下去，痛痛快快地睡它一觉。忽然想起刚才发生过的事情，就又强打精神，折起酸软无力的身体，坐起来休息一阵，准备赶路。肚子饿得绞痛，我也顾不得去管它，随它咕噜去。

这时候，我听见村子里的狗，咬得很厉害，可能是那两个坏蛋，正在村里翻着找我。我心中想：找吧，老子不在村子里，让你们找到天明，也找不到我的影子。

事情还多，路程还远，在此不能久停了，我得赶快走啦。于

是就从地下爬起来，拍打掉屁股上沾的泥土，抖落掉衣服上的露水，抬起脚步，向我要去的地方走了。

三

“东方不亮，西方亮；黑了南方，有北方。”这两句话，越捉摸，越有意思。咱们中国人，在自己居住的土地上，烧起来的革命烈火，就象开营火晚会时，刚燃烧着的火焰差不多，谁要想把它扑灭，根本不可能。我记得，当老冯同志被国民党抓走的第三天，也就是我送联络信回来的第二天夜里，其余的几个负责同志，又到了一块，由组织部长老杨同志，暂时代理书记，按时开会，照常工作。

有一天夜里，老杨同志把我叫到他住的地方。他见了我进到屋里，就开始上下打量我，老半天都没有开腔说话。我心中凉了一下。怎么，我犯了什么错误吗？想了一阵，想不出来有啥不对的地方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我该怎么办呢？我受不了这种熬煎，于是我就伸出一只手，去向老杨同志要东西。

“给我吧，老杨同志，我得走了！”

哼，真怪。想不到他又反问我来。

“你要啥，往哪里走？”

越来越叫我莫名其妙。负责同志找交通员，有什么好干的，还不是老样子，跑腿、送信、取联络，别的还能有啥？他既然反过来问我，我只好明白地对他說：“信么，我还能要啥。快些给我

吧，我好連夜送走。”

“慌啥！这次不叫你夜間送信了，白天送，你看行不行？”

“行，行。叫啥时候，咱就啥时候。”

这是怎么一回事，老楊同志忽然和我开玩笑来了。于是我就俏皮地挤弄着眉眼，点了点头，又追問了他一句，“老楊同志，你到底找咱有啥事情？”

“小猫，”他看了看我的臉。“別人都說你是个机灵鬼，这次想給你个重要任务，不知道你办得了办不了？”

“楊部長，”我的精神一緊張，把什么事情都忘掉了，脫口而出，称起負責同志的职位来，“你說吧，沒問題，叫我干啥我干啥！”

老楊同志先說了一声：“那就好了，”就开始給我布置任务。

原来老楊同志打算叫我进城去，假裝探監，把一封重要的信件，送給被捕的老馮同志。当时，我也沒有去認真思考，觉得这有什么难处，还不是手到擒来，輕而易举的事情么。反正領導上会告訴我一定办法，照样办不就得了，有啥难头。沒多加思索，就忙忙撞撞地接受了这个重大任务啦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攜帶了一些假裝探監用的东西，挎了一个破竹籃子，一搖三擺地进城去了。四、五十里路，不到晌午就跑到了。城里边的街道，早就被我跑熟了，沒問路，就一直跑到看守所的大門口去。

我怯生生的，走过去求看大門的獄卒，放我进去，看望馮賓。

他問我馮賓是我的什么人，我說他是我爹。一連盤問了我好几道，還是不讓我進去。我脫下衣服叫他們檢查，往他手里塞錢。他嫌錢少，把我塞給他的錢，摔在地下，一脚將它踢多遠，口口聲聲地說：“見過你這兩個臭錢，快給我滾開去！不准接見。”

我蹲在看守所門口，哭了老半天，還是進不去。怎麼辦呢，天又黑了，任務不能完成，又沒個地方歇腳存身。不得已，只得去到城隍廟門口，和那群討飯吃的光屁股娃娃，混在一起，準備在那里過夜，等到第二天，再重新想辦法。

我正坐在石獅子下邊，東瞻西望，一扭臉，看小馬也和我一樣，挎着一個破竹籃子，垂頭喪氣地從東大街走過來。我覺得很奇怪，怎麼他也來了，來干啥？於是，我就給他使了個眼色，站起來走到一邊去。等了一會，小馬跟來了，於是我們兩個，蹲到一個僻靜的地方，打起主意來。我先問小馬：“小馬，你來干啥？”

“還不是跟你一樣，到看守所里去送信。老楊怕你進不去，叫我也來，見他娘的鬼，說看別人也不行，還是不讓進。小貓，咱們趕快想辦法，怎麼也得把任務完成呀！”

“啊，是這樣。沒慌，坐下來，咱們慢慢地想一想。”

小馬不吱聲了，坐下來，捫着腦殼想。我呢，也不說話，瞪着兩眼，坐在那里發楞。就這樣，我們兩個頭對頭，一聲不語地想了半天。我個人覺得，不去用冒險的辦法，這次的任務難完成。就想出了一個相當危險的方法，說出來跟小馬商量。小馬听了，最初是驚喜，後來又害怕。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，才勉勉強強的



同意照我說的去办。紧接着，我們兩個人就行动起来了。

我們故意把臉和身上弄弄髒，好叫別人不容易認識我們。然后，我就跑到鋪子里，买了兩支粉筆，来到一个僻靜的小巷巷里，照平时老章同志教我們在牆上写宣傳标語的方法，在巷口上，我歪歪斜斜的写了兩個簡單的口号。然后，擦掉手上的粉筆末，又用唾沫洗了洗，消灭掉踪迹，才和小馬糾纏在一起，撕打起来。警察手里拿着警棍就跑来了。他大声喝开我們，向我們問話。我指着巷口的牆上說：“你看，那上边写的啥？”

警察往牆上看了一眼，吃驚的問我們：“是誰

写的？快說，快說！”

我說是小馬，小馬說是我，鬧成一場糊塗。警察沒有办法，只得把我們兩個，一同抓到警察局里去。晚飯后，又把我們从警察局，送到看守所里去，暫時看押。他們以为，我們兩個人中間，一定要有一个共产党的小密探，可該他們請賞了。

真僥幸！这个办法，被我們闖对了。正好把我和小馬都关在老馮同志住的牢房里。老馮同志一見我們兩個也被捕了，他的臉色霎时变了。看样子，他很想立刻过来跟我們說兩句話，他定省了一会，并沒来理睬我們，反而躺在鋪上，蒙起头睡觉去了。

咱是第一次进監獄，也不知道里边都有些啥規矩，更不曉得里边的厉害。初次看見老馮同志时，禁不住心中一陣欢喜。等他板着臉，冷冰冰的不来理睬我，躺到鋪上以后，我們的心中又难受起来啦。

为了完成当交通員的任务，表示对革命事业的忠实，我假裝出十分疲倦的样子，挤到老馮同志躺的鋪位旁边，也躺下去。然后从我那坏牙壳里，掏出来用錫紙包的紙蛋蛋，偷偷地送到老馮同志的手里。

送信的任务完成了，心中压的一块大石头，才算掉了地。可是，忽然又想起了以后的事情，不觉身上打了一个寒噤，发起愁来。